

这故事的开始是在一間咖啡館里。咖啡館大門是洞开着的。門框反映在黃牆上，象射映在馬路上的洋台和电灯杆的阴影一样，显得非常清楚。故事的发生地点是西班牙京城馬德里。

咖啡館象过道一般的大厅，沒有窗子，显得很阴暗。里面放着一張張的小圓台，大理石的台面，弯弯的铁脚，配着一張張藤芯有些破爛的細腿椅子，和一架架的屏风。屏风上面的花卉图案已經褪了顏色。酒台后面时常响动着那一排黑珠帘——一个跑堂走出来，向大厅上沒精打采地望了一望，对着一个客人点了一点头。歇了一会，他手托着一个托盤又出現在大厅上。

大厅上的客人很少。对着酒台的那个角落头，坐着一个看报纸的客人。由他那張小圓台数过去，数到第三張那里有两个客人，此刻正把苏打水倒进裝着杜松子酒的玻璃杯里去。

“我認为这沒有多大意义，都罗士先生。”其中一个說完了这句话之后，吹走了台面上的一只死蒼蝇。“可以說是完全沒有意义。这是亏本生意，結果会使你背上更多的債。你要知道我的財源很有限。”

另外那个笑起来。他的肌肉很发达。肥肥的脖子看来好象牛的头颈一样，短袖子襯衫露出兩条生滿了毛的膀子。指甲修飾得非常光滑，第二个手指上戴着两个戒指。“是的，我忍不住要笑。”他回答时黑臉露出猶笑。“因为你，赫南德士，說起了我的債，我告訴你，我的債通通清了。”

約利奧·赫南德士，阿拉康銀行的大股東，把眼鏡拿下来問：“你說什么？”

“我的債还登記在帳簿上。”都罗士說时还帶着嘻皮笑臉的神气。“你这次再借錢給我，比方說，和以前那几次同样的数目，那末，由于这一次斗牛的收入，我除了还清債之外，我还可以撈它一票，——赫南德士先生，我不是說笑話。”

銀行大亨冷笑着回答說：“这一次斗牛的結果还不是同以前那几次一样嗎？这玩意太貴了。”

“难道要我破产嗎？”都罗士的笑臉和他那緊張的眼神实在是太不調和了。“你和我知道得一样清楚：入門的票价是沒有方法可以減低的。牛的身价，人員的工資，斗牛場的租錢，还有宣傳費……。赫南德士，这些該死的支出，难道你不知道嗎？”

赫南德士把眼鏡戴上，輕輕地抹了一抹他那稀薄的

头发。“我知道。”他毫不着急地说。“正因为我知道，都罗士先生，所以我不能够借钱给你。”他向跑堂招了一招手，表示要付钱。

“不要来这一套！”都罗士抢着说。“请你给我一个面子，由我来付帐。你大约是同意的……同样的再来两杯，约安！”

赫南德士把要说的话又咽了下去。他心里想：何必做这个面子，还不是拿自己的钱请我自己喝酒吗？“都罗士先生，我们是谈生意的事情，只谈生意的事情。我借钱给你，你什么时候还给我？”他很冷静地问。

“斗过牛以后，在下一个星期。但是牛必定要斗成功。否则我不敢担保。”

“你的担保不过是一句空话，向来都是如此。”

“如果你支持我，这一次……”都罗士现在不装笑脸了。“这一次会轰动整个马德里，和以前不同。我也预先选好了几头好牛，那是添帕拉诺伯爵养牛场里特别培养出来的，特别健壮的好牛。除此之外，”他低声说，“在这些牛进入斗牛场之前，我们还给它们打一些注射剂。这样的好牛，马德里还从未有过。”

“这玩意花费太大。”赫南德士坚持他的见解。

“别地方节省下来的钱，可以补偿这方面的支出。比

方医生和卫生人员，我们可以不要；助理人员可以尽量减少；不是必需的开支，我们都把它节省下来。我请约赛·楚利拉做最后决胜的斗牛师。他还有很大的吸引力。”

“有这样的事吗？”赫南德士有些不相信。

“当然啦。”都罗士回答。“他虽然有了相当年纪，但是他确是斗牛的老手。我还未曾看见过一个斗牛师，有过象他这样华贵的斗牛姿态和必胜的把握。”

“就算他还有很大的吸引力，”赫南德士这样反驳他，“但是这到底还是赔本的生意。而且他不见得会接受你的条件。听说他是很骄傲的，我或者可以这样说，他骄傲得出乎常理之外。他一定不会接受你的条件。”

都罗士笑着说：“是不是因为要他同打过针的牛作战呢？你太不认识他的性格了。他不但是骄傲，而且非常爱惜名誉。他说：危险越大，荣誉也越大。……”

“你花的钱也越多。”赫南德士接下去说。“他会提出吓人的要求。”

“他尽管要求，但是他已经上了年纪，他不会提出我们接受不了的条件。我会和他办交涉，包在我身上好了。”

银行大亨始终没有信心。“这不是生意经，这花费太大。都罗士先生，我以后给你回话。”他准备站起来，拿他那根挂在椅背上的手杖。

“什么，你想走嗎？”都罗士站起来說。“你知道你这一走会发生怎样坏的后果。我已經約好了楚利拉到这里来，几分鐘就可以到。”

“他来了，你再叫他走好了。”

“叫楚利拉扑个空嗎？赫南德士先生！如果只是楚利拉一个人的事情，这还好办……。还有我們那些美国贵宾！你沒有听说嗎？好几位美国高級軍官，連哲孙团长和他的夫人也在內，已經答应到了那天由拖利約机场赶坐飞机来看我們的斗牛哩。我們馬德里市長已經向他們发出了請帖。他們是我們的贵宾。这一次的斗牛是專用来欢迎他們的……你現在懂得了吧，这是一次多么隆重的斗牛。……”

赫南德士現在不站起来了。他冷冰冰地說：“手头沒有錢，欢迎什么贵宾？”他心里想：你这个狐狸精，你把这一番話留到現在才說出来，当作你最后的一張王牌。“把那些美国贵宾再請回去好了。”

“赫南德士先生，你說的什么話？事情还不止这样。……还有那个孙晒恩电影公司，要来拍电影。你不是認識莫礼遜的嗎？是長着一头紅头发的比尔·莫礼遜。”

“你說什么？”

“我說电影导演莫礼遜。我已經答应了他。入門票已

經交印，廣告和其它一切手續也都在分頭辦理。”都羅士回答。

“你又扯謊了。你不是這樣一個傻瓜。”

都羅士笑得嘴都合不攏：“我知道，你是會幫助我的。”他把酒杯舉起來。“祝我們鬥牛順利，赫南德士先生——我謝謝你。”

“這是最後一次。”

銀行財主走后不久，一個人影從咖啡館門口飄進來了。那是一個男子，穿着一件寬大的深色外套，着一雙很柔軟的皮鞋，戴着一頂闊邊的帽子。他对着鬥牛經理的台子面前走來。

鬥牛經理稍微欠一次身。“約賽，你來得真好。請坐！”

那男子剛把帽子取下來放在椅子上，那條鬥牛戰士所特有的、平時盤在帽子里面的辮子，便斜斜地拖下來了。他和都羅士握手之後便坐下來。

“我有一票好生意照顧你，老朋友。”都羅士這樣開始說。“那是一場轟動整個馬德里的鬥牛，星期天。”

“有什麼好牛？”

“當然是西維拉城里添帕拉諾養牛場里面的貨色。如果你還不滿足，我們還可以把那些牛打几針。它們會發揮

怎樣的牛性，你看好了。我們還有外國的貴賓。美國的电  
影巨頭還要來拍電影。人們不久便可以在銀幕上賞識  
你——約賽·楚利拉，馬德里的斗牛英雄。”

“有什麼好的長槍手？”

“還不是普通一般的長槍手。如果你高興的話，你可  
以挑選一些好的。哲孫團長由拖利約機場趕來。我猜你  
是認識他的。”

“或者見過面。怎麼樣的報酬？”

都羅士為了要讓自己想一想，轉向跑堂招招手。最  
後他說：“三千。”

“三千？”楚利拉站了起來。“都羅士先生，你拿這個  
數目到鄉下去找人吧。再見。”

斗牛經理笑起來。“我當然不會到鄉下去找斗牛師。  
而且哲孫團長和他的夫人特別說明要看約賽·楚利拉  
的斗牛本領。我們貴賓的願望是神聖不可侵犯的，難  
道……”

“象這樣的報酬，我從未斗過。”

“時代不同了。我當然不勉強你。難道要讓外國貴賓  
們知道，大名鼎鼎的約賽·楚利拉是愛錢不愛名的嗎？如  
果換在阿文圖拉士，他一定不在乎錢，他的儀表很好，那  
個小伙子。他的吸引力很大，等到他被搬到美國銀幕上

之后……”他用伤心的口气說：“約賽，我真替你可惜。”

“三千丕塞他(注)……还要找一个好的長枪手。我沒有本事办得到。”他伸手拿他的帽子。“可惜貝拿多已經改了行。……他倒是一个好的長枪手。”

都罗士兩只手放在台面上。“約賽，”他对于那一批斗牛英雄，总是毫不客气的直叫他們的名字。“我們就这样說定吧！”

“你說的那个数目，实在是太笑話了。我不来。”

“約賽，你不要忘記，这是一次多么光荣的斗牛。”

楚利拉在昏沉沉的气氛中呆望着。他想：这次答应他，以后最多只能要求三千丕塞他。以前他的报酬是五千丕塞他。

“現在和以前不同了，我們不可以还抱着以前的價錢。”他听见斗牛經理这样对他說。“所有物价都比从前高了。以前只靠斗牛生意，过得很舒服，現在呢？……你可以相信我，我的情形并不怎样好。”

楚利拉微笑着回答：“我知道。”

“可不是嗎？我們就一言为定，三千。”都罗士从褲袋里拿出一張压皺了的空白合同，鋪在台面上把它抹平。

---

注：西班牙貨幣單位。



“不要費事吧，要我進斗牛場，三千不塞他拖不動。”楚利拉心里想：這次萬不可以讓步，這次依了他，他下次只給我二千五百。“老老實實，四千，我才來。討價還價的話，我可以要求七千。”

都羅士把酒杯壓在空白合同上面，頭靠近楚利拉，低聲說：“約賽，如果我做得到的話，我給你一萬，看在我們的友誼面上，純潔的、公公道道的友誼面上。但是，我實在做不到。三千，這是我最後一句話。”

“我不會對你提出過份的要求。”楚利拉很堅決的回答。“我要堅持四千的數目，否則我不配做你的朋友。”他戴上了他的帽子，伸手和都羅士握別。

都羅士把自來水筆塞在他手里。“你自己寫——四千和你的名字，因為你是我的朋友。我知道，我還要貼本，但是……”他苦笑着說。

斗牛師陰暗的人影飄出咖啡館門口之後，都羅士拿着一張紙，計算他由於這一次斗牛生意可能得到的利潤。

楚利拉到了馬路上面，走到沒有太陽的那邊去。他那張蒼白的臉在闊邊帽子掩護之下，變成了黑色。他走得很慢。

他心里想，都羅士給我的報酬，一次比一次少。如果

我今天的态度不这样强硬，我只好听他打发，难道他会自动地多给我一个小塞他嗎？

楚利拉把帽子戴得低低的。他把我当作什么人？这样一个数目，亏他说得出口！难道我是一个没有名望的，初出茅庐的斗牛小伙子嗎？我唯一不如人的地方，就是我已经上了年纪。但是他为什么要找我？年轻的斗牛师有的是。他不可以找阿文图拉士嗎？

一想起阿文图拉士，楚利拉的神經就立刻紧张起来。三千小塞他，阿文图拉士才看不上眼。論斗牛的本領，他不如我。都罗士知道得很清楚，他为什么要找我。他認定我本領是高的，价錢是便宜的。該死的，这样便宜的价錢，我没有方法可以要他再增加一些。……而且連一个象样子的長枪手都沒有。

当他对着那边人行道走去，一輛开着着的电車几乎把他撞倒。坐在街边喝咖啡的一个客人，在他后面叫了一声糊涂虫。他没有把头回过去。

我要找一个好的長枪手，象貝拿多这样一个長枪手。是的，貝拿多，为什么他放弃了斗牛的职业？就我来说，什么事情都可以放弃，唯有斗牛的职业，是万万不可以放弃。貝拿多是我心目中最理想的長枪手。該死的，这个貝拿多，这許多年来，他跑到哪里去了？

楚利拉已經走近家門口，他還在繼續地想。我應該向都羅士預支一筆錢。好的長槍手有他的高的身價。我只有四千丕塞他的身價……。這個不可以告訴瑪里亞。她此刻或者出來迎接我，或者正在下樓梯，或者家里正來了一個債主的帳單。四千，只有四千丕塞他。瑪里亞，你的丈夫太不值錢了——我不可以把實際情形告訴她。

馬德里的周圍是一些荒涼的草原。在草原和都市的中間住着好些窮人，他們的住宅看來好象一條支離破碎的帶子一樣。這些住宅一部分是風雨飄搖的土房子，另一部分是破爛的車廂和汽車的尸骸，還有一部分就是人們辛苦挖成的岩石地洞。這條圍繞着馬德里的帶子好比一個用荊棘編成的罪犯頭箍。好幾十萬在這罪犯頭箍底下過活的勞動人民，就是世人所謂在佛郎哥統治下過着幸福生活的西班牙人。

那是中午的時候。整個一碰就碎的咖啡色的地面，都被太陽燒焦了。草原上面一些風絲都沒有。在那一條通往城市的街道上面，到處都是瓦礫和內戰時遺留下的炸彈坑，到處看不見一個人影。

在一個安裝着一扇汽車門的地洞里，坐着兩個男子，一個是又瘦又小的、近視的白发老翁，另外那個年輕人好

象是水手出身。他們背靠着牆，坐在攤開來的麻布袋上面。因為面積很小，年輕人要把腿絞攏起來，才有坐的地方。

“拉蒙老伯伯”，年輕人幕地問起老年人來，“貝拿多什麼時候才來？”

“說好中午來。現在還沒有到時候。”老年人卷好一根烟之後，便把裝烟絲的木盒子遞給年輕人。

年輕人毫無目標地呆望着，隨手拈了一些烟絲。“他不會不來吧。”

拉蒙老头子微笑着說。“貝拿多是我們的忠實同志。他知道，我們要利用這次斗牛的機會散發傳單，他也知道，我們要他擔任這項工作，因為這方面他認識人很多。”

“一點都不錯，”年輕人用姆指和食指卷他的烟卷，“他從前曾經做過斗牛的長槍手。”

當貝拿多走近這個“幸福人們”的地帶，天上的太陽正走到正當中。空氣沉重地朝下壓。到處浮動着人們的汗酸和糞臭。金蒼蠅在垃圾堆上浴着陽光，肥大的老鼠隨街亂跑。好幾個吵嘴的婦女發出一片尖銳得刺耳的聲音，中間夾着遠遠一個小孩的叫聲。

貝拿多頻頻地揩他額角頭上的汗。沉重的熱氣緊壓着地面。挂在地洞入口的破布門帘，也干枯得象地面上的

树叶一样，动都不动一下。貝拿多选了这个时候到这里来找人，这比起夜里较为有把握，因为夜里人们都要跑出来透一口新鲜香气，没有人呆在家里的。

馬路左边三間土房子，兩間是盖着破鉄皮的房子，从这里数过去，数到第四个高出地面的地洞，貝拿多便敲起門来。他对着那扇汽車門每次連敲四下，再敲一下，这样敲了好几次之后，便听见里面有人問：

“你是誰？”

“从馬德里来的朋友。”

“你帶來什么？”

“你們期望着的。”

“这是什么？”

“西班牙的自由。”貝拿多低声說。这句话剛說完，那扇門便打开了。

地洞的入口是很矮的，貝拿多很当心的弯着腰走进去，到了地洞里面，他才把腰伸直。他一边和拉蒙老头子握手，一边很冲动地說：“世界上会有这样稀奇的事情。……这已不是斗牛，根本就是屠杀，象杀猪杀牛一般的屠杀。象他們这种做法，牛打过針后，牛的动作是没有办法可以估計的，我們又怎样把它命中呢？而且連医生都没有。……”

拉蒙老头子微笑着拍拍他的肩膀。“这是美格尔同志。”他說話的声音是这样和藹。

貝拿多臉都紅了。“对不起,我沒有看見你。”他走前去和那青年握手。“欢迎你到我們这里来帮忙。我以前还未曾見過你。”

“美格尔是担任这一次傳單的印刷工作。”拉蒙老头子这样对他解釋道。“现在你报告你的事情吧!”

“所有斗牛的人們都不應該参加这一次的斗牛。”貝拿多大声說。“你們試設身处地,好比你們站在斗牛場上面。……”

“我們現在是站在這裡。”拉蒙老头子很冷靜地說。“你自头到脚是一个斗牛英雄。你說起斗牛,什么事情都忘記了。但是我們不可以忘記我們的事情。外边的情形怎样?”

“不好。”貝拿多坐下来对他們說。他那漆黑的头发,受了地洞里面光綫的影响,变成黑中帶藍了。“情形很不好,同志們。那些警察和派出去的長枪党員把通往斗牛場的那几个街口,和群众进入斗牛場的那几个入口都封鎖起来了。經過上一次‘巴齐洛拿’大罢工之后,他們提高了警惕,所以这次要严格地搜查。”

拉蒙老头子一句話都不說。

美格尔听见外面有脚步声，他连忙侧着耳朵细听。等到这些声音过去之后，他才开口说：“那些传单不是白印了吗？”

拉蒙老头子的嘴做出一种尴尬的表情。“贝拿多，除了那些公开的进口之外，你知道还有什么道路可以进入斗牛场？”

贝拿多想了一会才回答：“只有一条路：通过马房走进去。”

洞里面静默了好一会，拉蒙老头子才问：“这是一条安全的路吗？”

“是一条安全的路。”

拉蒙老头子很留心地望着他。“真的安全吗？”

贝拿多想了一会之后，才用一种商量的口气说：“我们的几个同志或者可以当作马夫混进去，当作这一次斗牛雇用的马夫。这一类的辅助人员他们一定是用得着的。”

拉蒙老头子现在对他提问说：“这一次斗牛人员当中有没有你认识的人？”

贝拿多不加思索地回答：“没有。”

“你知道星期天的斗牛，谁是最后决胜的斗牛师？”

“不知道。”

美格尔笑着說：“原来你还在鼓中。星期天最后决胜的斗牛师是約賽·楚利拉。”

“你瞎說。”

“我說的是真話。”

貝拿多站起来狂怒地說：“原来是我的父亲，他甘心把自己当作屠宰場里面的牛羊，供人們屠杀，供人們取笑。”

美格尔連忙走到門背后：“輕一些吧，不要讓人們听见！”

拉蒙老头子把門边那个用来通风的洞掩蔽起来，还拿了一条旧毯子挂在門上。現在他坐在地上說：“貝拿多，你听我說。你要和你父亲好好地說起这一次的斗牛。或者他还不知道他們那种違背人道的做法。你要激怒他，要使得他乐意帮助我們。要他設法讓我們的同志帶着那些傳單，在开場之前停留在馬房里面。你要好好地同他說。”

“我和我父亲？我絕對不和他說話。我和他已經做了五年的敌人。他太使我过不去了。”

“你的父亲太使你过不去？”

“是的，我的父亲，我和他是完全兩種人。我們两个好比是，兩条要斗个你死我活的牛，我沒法和他說話。他



有着道地的小资产阶级那种自高自大的脾气，骄傲得象戏台上那些明星一样。不管什么事情，他总认定他自己是有道理，只有他是有道理。人们没法和他说话。”贝拿多说话时气得发抖。

“我们可以和任何人说话。为什么你不能和你的父亲说话？”老年人很冷静地说。

“我不能和他说话，拉蒙伯伯，我不能。”贝拿多大声说。“请你给我任何一个别的任务，对着佛朗哥办公的地方丢炸弹，或者叫我冲进长枪党的大本营，随你派我到什么地方都可以。……但是我不可以和我父亲说话，我宁愿把我的舌头咬断。”

“丢炸弹不是我们做的事情。”白发老翁这样对他说话。“而且这比起说服一个人是容易得多。”

贝拿多转到一个角落里，一句话都不说。美格尔拉着他的肩膀，把他转了一转身。“不要这样固执。这是一桩关系很大的事情。你要好好地和你父亲谈。”

“我不和他谈。”

这时候，外面有人敲门。一个小孩子的声音叫着拉蒙伯伯。白发老翁站了起来。

“我现在要让门外那些孩子们进来。你等着我，不要走开。”他把那破毯子拉开之后，便把那扇破铁皮的门

打开来了。走进来了四个孩子：三个男孩，一个女孩。他們睜大眼睛看着美格尔和貝拿多。

拉蒙老头子說：“这几个小朋友来看我，这并不妨碍我們的事情。我是他們的教父。这是余安，魯伊士，巴可和罗西达。”

在这两个不熟悉的客人面前，孩子們感觉得很陌生。

“你几岁？”美格尔問那个女孩子。

“十二岁。”她說話的声音很低。她是这样瘦小，美格尔以为她只有七岁。但是她的面貌并没有什么孩子气。

“你們坐呀！”拉蒙老头子說时，手指向地面上一指，孩子們便坐了下来。他們現在用緊張的心情望着拉蒙，并注意着他的动作。拉蒙走到地洞的一边，从一个白鉄盒里取出一个甜的玉蜀黍面包，又回到孩子們这边来。

余安，孩子当中最大的那一个，大声說：“拉蒙老伯伯，昨天那个比今天的大。”

“大得多了。”另外那三个孩子齐声說。

“該死的，”拉蒙老头子把那个干巴巴的面包举得高高地，“果然是小了。相隔只一夜，市上的面包便小了这么多。小面包当作大面包卖，我同样付了五个丕塞他。我保証我說的是真話。貝拿多，你有什么話說？”

“面包是貴了。”貝拿多說时並沒有向这边望。

“原来如此。面包是貴了，……”拉蒙那張灰白的臉象火这样紅起来。“面包是小了。……但是大炮，飞机場，装甲車和外来的軍隊……这一切却一天比一天增多！”他把那面包分了一角遞給罗西达。罗西达一手接过来便把他向嘴里塞。“巴可，这是你的，不要吃得太多，把胃都吃破了。余安，这是你的，省省地吃，吃多了有碍卫生。魯伊士……不要把嘴張得太大，免得吃到气管里面去。”面包实在是太小了。每个小孩只吃到兩小块便沒有了。“你們吃飽了嗎？”

余安，被太阳晒得黧黑的、瘦削的面孔，穿着一件垂到膝头的汗衫，狡猾地笑着不回答。

“你們还未曾吃飽？”

沒有人回答。歇了一会，罗西达提出了一个疑問：“面包会不会又大起来？”

“它会大起来的，看你們孩子們面上。当然啦，它总有一天会大起来的。”拉蒙現在引着他們向前头走。“你們今天晚上再来。或許我还可以弄到一些东西給你們吃。現在我有別的事情要办。”

孩子們走后，地洞里靜默了好一会。

还是美格尔先开口：“你是他們的教父？”

拉蒙老头子咳嗽了一声。“他們什么亲人都沒有。”

各人又沉默起来。貝拿多把嘴唇閉得紧紧地呆望着他們。

“貝拿多，你怎么啦？”拉蒙忽然这样問着他。

貝拿多坐在那里，一句話都不說。

拉蒙老头子現在用一种愁苦的声調狠狠地說：“他要放縱他自己的情感，他要顧全他的自尊心，天曉得，他还要顧全什么。也沒有方法可以克服自己。他是象他父亲一样驕傲，一样惟我独尊。我們只好当作沒有他这个人。他要我們为了他的緣故，放弃一种行动，剛好現時可以发生很大效力的一种行动。由于我們这一种行动，不曉得有几千万人可以看見我們的傳單呢，可以知道是誰把面包的价錢弄得这样高的，是哪些人使得他們受尽生活上的痛苦。这千千万万的人們会把这些真理轉告其他千千万万的人們。我們的傳單会由一个人的手里轉到另一个人的手里，使得馬德里全体人民都知道那一班惡魔對他們做了哪些罪惡的事情。……但是現在却不讓他們知道。……”

貝拿多跳起来問：“你說什么？”

“我的話你已經听清楚。你現在走吧！”

“你們想要……”貝拿多結結巴巴地說，“你們想要当作沒有我这个人？这是什么話？我……我会和我父亲說，

我現在就去。……你們怎么可以当作沒有我这个人呢？”

美格尔走前去和他握手。拉蒙臉上也露出一些笑容。接着他便非常严肃地說：“不要大意，貝拿多！你在你父亲面前也要十分謹慎才好。不要感情用事。要冷靜，要抑制着自己。在这上头犯了錯誤，或者急躁了一点——同志們便有牺牲性命的危險。你这次負了非常重大的責任。”

“一切包在我身上。明天你們便可以知道，我負責組織起来的事情进展到什么地步。”这句话剛說完，他便走了，对看和来时不相同的那条路走了。

当約賽·楚利拉那天下午回家的时候，他的妻子在半路上把他接着了。她低声告訴他：“貝拿多来了。”

斗牛师把外套挂在鈎子上。在厨房里喝了一杯水之后，点着了一支香烟。

“你进去吧，他等着要見你，”妻子催着他。

“等着的人不会沒有时候的。”楚利拉故意做出一个毫不在乎的样子。他用胳膊肘推开了門走进去，好象他并不知道有人在里面等着他。

客厅里褪了色的牆上，挂着三个标本一般的牛头和楚利拉在斗牛場上决胜前后的許多照片，还有好几个变

成黄色的，当初用来庆贺斗牛胜利的月桂冠。台子上面吊着一盏挂灯，罩着一个褪了颜色的绿绸子灯罩。在一个角落里放着几把高的靠背椅子。在窗子面前，那个由四根纤细的柱子支撑着的花架旁边，站着贝拿多。

当他回头看见约赛·楚利拉进来，他迎上去走了一步，便站着不动。

约赛·楚利拉很诧异地看着他。这果然是贝拿多！他的外貌改变得多了。那两撇小胡子，……这样结实的身材，……从前他是很文弱的。楚利拉拉过一把椅子，便坐在椅角上。

“你好，”贝拿多先开口。

做父亲的低声曦咕了几句，用手指着一把椅子。贝拿多便在那椅子上坐下。他们俩都不说话。

歇了一会，儿子开口问：“你星期天斗牛？”

“是的，”楚利拉把烟盒子放在他面前。

他们俩静悄悄地抽烟。贝拿多望着前面的墙。他记得从前这里放着一张长沙发。是不是他们把它卖了？

楚利拉闭着眼睛抽烟。他心里想：贝拿多又回来了。他是不是留在家？他准备做什么？他跟着一班造反的家伙在外面胡闹了五年。现在他坐在这里。我要给他一些颜色看看。不要以为我是好说话的。

香烟的藍霧籠罩着那盞挂灯，輕輕地浮游在那个透进阳光的百叶窗面前。牆上那三个牛头睜大牛眼睛呆望着。

“你現在又回来了？”

“我不准备回来住的。”

楚利拉从衣袋里取出一張斗牛报纸，在面前打开来。

心想：他不准备回来住，那末，他来做什么？

“你星期天一定参加斗牛？”貝拿多問。

“当然啦。”楚利拉隔着那張报纸回答。

“那是杀猪、杀牛一般的屠杀，根本不是斗牛。”

“这是你的見解。……”

“那是一幕流血的慘剧，不是别的。你知道他們的做法嗎？”貝拿多說时眼看着牆。

“知道的。”

“你还参加？”

“我是有把握的。”

“牛皮肤底下打了針。一切出乎軌道之外。有什么方法可以准确估計，把牛一刀刺死？”

“这是我的事情。”楚利拉打开了全張报纸，把自己的面孔完全遮蔽起来。

貝拿多繼續对牆說：“也沒有卫生队员和医生。”

楚利拉沉默了一下，才用不耐煩的口气回答：“曉得的。”

“都罗士沒有好的長枪手。只有极少数的輔助人員。”

“曉得的。”

“你曉得他的內幕，为什么你还参加进去？”貝拿多站起来，望到報紙后面去，看着父亲的臉說：“你，約賽·楚利拉，参加到这样一場屠杀里面去。都罗士給你多少錢？”

“……七千。”

貝拿多心里想：他又扯謊了。年紀比他輕得多的阿文图拉士还得不到这样高的報酬。

“这是一场沒有人性的屠杀，”貝拿多很动气的說，“太岂有此理了。”

“斗得越凶，榮譽越大。”

“这根本說不上斗牛，我处在你的地位上，我一定不去。美国人还要来拍电影。”

“因为你怕死，所以你不会去，”楚利拉嘲笑他，“你老早把那條斗牛的辮子割掉了。”

“我当然不会去，”貝拿多大声說，“因为我不是任人宰割、供人們笑乐的畜牲！你真的太不要臉……太不要臉了。”



楚利拉把报纸一甩。“混帐东西，我不要你管。我不要听你这些混帐话。你替我滚出去，你滚，马上就滚出去！”

“这算是一个斗牛师！”

“滚！”

貝拿多在馬路上深深地透了一口气。他的額角头滾熱的。他早預料到会鬧到这一步田地。他和他父亲是談不来的。他是这样頑固，这样橫暴，不由得人們不生气，以至于忘記了他所要做的一切事情。

可是拉蒙和美格尔現在正等着他的消息，好的消息。他当然可以告訴他們：一切可以說的話，都被他說尽了，但是总不能够使得他父亲回心轉意；他們当然不可以怪他，也会相信他的話。但是怎样把那些傳單发出去呢？难道他是好比学校里的一个小学生，忘記做他的功課，只說一些騙人的話，便把它掩飾过去嗎？或者把那些写錯了的数目字，用橡皮擦去，希望老师沒有发觉它，便偷偷摸摸地过关嗎？拉蒙和美格尔……还有那些孩子……他是不忍心欺騙他們的。他只能够这样對他們說：都是我不好。我一开始便把事情弄錯了。我並沒有請求他幫助我們混进馬房里面去，我只罵了他一頓，把他得罪了。

他对着那条馬路走下去。一个小姑娘走过他的身旁，

臉上很不均勻地搽了一些粉，頭髮上插着一朵憔悴不堪的花。他心裡想：她可能才十三歲。小姑娘回過身來，對他勉強微笑着說：“請給我一塊麵包，先生。”

那一條用石頭砌成的馬路，現在出現了許多細長的人影。工廠裏面的工人們放工了。他們的臉，灰白中帶着紫紅的顏色。

貝拿多又對着原路走回去。走到楚利拉那所房子面前，他望上去，望見那些黯淡的絲絨窗簾已經拉起來了。

我要用另外一種手法來對付他，他心裡想。象拉蒙老伯伯說的，要把他爭取過來，這是做不到的。他還把這一次的鬥牛當作是非常光榮的一樁事情呢。他為了美國人要來拍電影還感覺得驕傲。他會幫助我們在鬥牛場裏面散發傳單嗎？這真的是太可笑了。

他現在已經對着樓梯走上去。我應該怎樣對他說？我要把同志們帶進去。我要設法打通到馬房的那條路。我一定要做到。……

他的手一拉，門鈴響起來了。他的母親出來開門。他看見她的眼睛都哭紅了。他吻了她一吻，便對着客廳走進去。他看見他父親在半明半暗的客廳裏坐着。

“父親，”貝拿多沙着喉嚨這樣叫了一聲。

他沒有得到答復。

“父亲，我……我想对你說，我……”

他父亲坐在那里象化石一样。

“我愿意做你的長枪手。”

房間里沉靜了許久。

“是的，我愿意这样做。”

房間里又沉靜了許久。

“我做你的長枪手。”

假如他还不理我，貝拿多心里想，我拔脚就走，难道要我跪下去嗎？

楚利拉慢慢地站起来，伸手同他握手。

貝拿多咬着牙根說：“还有……我不愿意把我的名字拿出来。”

“为什么？难道楚利拉这名字拿不出去嗎？”

“我五年来未曾参加过斗牛。”貝拿多說时，不看着他父亲的臉。“人們說：吃回头草会帶來灾难。我想，我还是不用真名字的好。我这次就拿菲立·光查礼的名字做你的長枪手吧。”他歇了一下，才繼續說：“請你不要告訴別人。……你能不能够拿你的名誉做保証？”

約賽·楚利拉迟疑了一下才回答：“你說的对，吃回头草会帶來灾难。我可以拿我的名誉做保証，我不对別人說。”末一句話，他說的很坚决。

“那末我是菲立·光查礼。”

斗牛师眯着眼睛对他說：“就这样决定。”

那是举行斗牛前一天的事情。貝拿多坐在拉蒙老头子的地洞里面，把那些象写字簿这样大的傳單一垛一垛地叠起来放在一边。拉蒙老头子把它分別用紙包好。傳單的正面看来是肥皂的广告“洗衣裳最好用棕欖肥皂”。背面才是傳單的正文，一开始这样写着：

“軍用机場和軍港的建築費落在誰的肩膀上？

面包比从前貴了兩個丕塞他，橄欖食油三个丕塞他。

佛朗哥匪帮出賣我們的祖國。……”

“我要对你說句老實話：我不贊成你的做法。”拉蒙老头子对貝拿多說話的姿態，被那盞剛添了一些油的油灯模模糊糊地反照在牆上。“你作为一个長枪手，公开地出現在群众面前，你有沒有想到，这会引起怎么样的后果？”

“距离我最后一次在外省斗牛，已經有五年了，在馬德里更是長久。那时我还没有胡子，……而且我这一次改变了我的姓名，我叫做菲立·光查礼。我相信不会有人認識我的本来面目，我的父亲也几乎認我不出来。”貝拿多微笑着說，“拉蒙老伯伯，恐怕你是过于謹慎了。”

拉蒙跳起来說：“你还不了解我的意思。如果不是万不得已，我不愿意牺牲任何一个同志的性命。我們做一樁事之前，我們不妨想它二、三十遍，各方面都要想到。你試想，如果你父亲帶着夸耀的口气把你的真名字在群众面前說出来，比方說：今天是我的儿子貝拿多出来做我的長枪手。那不是糟了嗎？”

“他答应了我把我的真名字說出来，他說：他可以拿他的名譽做保證。”

“如果你斗牛的时候发生了意外，又怎么样？这个你想过沒有？”

“我是一个好的長枪手，我在斗牛場上面从未曾发生过意外。”

拉蒙老头子这时候卷好了兩支烟卷。“这一次的事情，我总觉得有些不妥当。”

他們把那些垛好了的傳單 用一个麻布包盖好 以后，便相对抽起烟来。

“拉蒙老伯伯，这一次的事情是絕對安全的。”貝拿多开始发言。“作为一个長枪手，我和其他的長枪手們一起走进斗牛場里去。一批馬夫跟在我們后面。誰会想到：这一批馬夫当中有好几个是我們的同志呢？事情簡單得很，在观众們进入斗牛場差不多半个鐘头之前，我們走进

馬房里面去，把我們發放傳單的工作做好。这时候观众座位上面一个人还没有呢。”

“这工作做完后，又怎么样？”拉蒙老头子問。

“为了避免人們的怀疑起見，同志們要等我做完了我的斗牛工作之后，才和我一同离开斗牛場。我一做完了这工作，我們立即退出。”貝拿多这样解釋。

“这个要得，”拉蒙老头子說。“但是你們怎样发放那些傳單呢？怎样把它傳到群众的手里去？如果你們发出去太早，人們就会怀疑到你們身上来。”

“我們这样把它松松地卷起来，你看……”他把那些傳單卷成一个圓筒，接着把它举得高高地；他的手一松，那傳單便飄飄然地散开来了。“我們把这些卷起来的傳單夾在观众座位的空隙里面和斗牛場里面那些支柱的中間，只要空气稍微流动，或者由于观众的行动，那一筒筒的傳單便会自动地滑下来，飄飄然地散开来……”

“好吧，”拉蒙搶着問，“那些警察会讓你們通过他們的警戒綫嗎？”

“我們一定能够通过他們的警戒綫。不管他們怎样多疑，决不会怀疑到我們長枪手們和那一批馬夫身上。而且只有在那些观众們入口的地方，才有警察看守，我們是由另外一个入口进去。”

拉蒙靜靜地坐在那里，他那个小小的灰白的臉，表現出他是在很緊張地動腦筋。歇了一会之后他說：“想不出有什么不安全的地方。但是這一着要記牢。你斗完了牛，你們立刻就離開斗牛場。”

“是的，立刻離開。”

拉蒙老头子很擔心地把貝拿多看了一会。“還有一着你不可以大意：馬德里不是你可以呆下去的地方。你要到華連茨阿那邊去。當天晚上你便要動身。”

中尉阿巴拿列士，站在一堵一頭已經開始剝落的矮牆上面，由這裡他可以監視着斗牛場那個總入口和側面幾個入口，他背着中午的太陽站在那裡，看來好像一個爬到山峰上面來的青年，望着眼面前美麗的风景，整個健美的臉都露出笑容。

靠着牆腳蹲着一個軍曹，他拿着一塊手帕揩着頭上的汗。

“軍曹，”中尉望下來對他說，“你由總入口那邊調幾個人到這邊來。你自己站在这條路上。”

“總入口處，一至四報數！”軍曹放大喉嚨發口令。

“報四號的到第二入口處！”噙了口令之后，他又蹲在那堵牆的陰影里。

中尉站在牆上說：“毫無疑問，他們今天一定会有些舉動。”

“是，是，中尉。”

“他們不會放過今天這個機會，這一次有美國人來觀光的斗牛。他們有他們的鬼計劃。這是一定的。經過‘巴齊洛拿’那一次大罷工之後，我認識了這一班搗蛋的家伙。我們要認真當心才好。”

“當然啦，中尉。”

阿巴拿列士把一個香煙盒子朝下面一晃，軍曹立即跳到牆上來替他點着腳在嘴里的那支香煙。

“斗牛場的那一邊也要加強守衛，”阿巴拿列士說，“市長那個花廂面前，你也要布置好十個便衣衛士。要布置得一點都不着痕迹。否則我們的貴賓會嘲笑我們：只有在森嚴的警衛之下，才敢當眾露面。側面那些入口，和後面那些小門，你也不要忘記。必要時我們可以要求添派一些警衛人員。”

“我一切都記在心上，中尉。”

“還有，”站在牆上的中尉這樣吩咐他。“斗牛的時候我可能是很忙的。我負責護衛那位美國電影導演，他要把這場斗牛拍進他的攝影機里面去。無論如何，你站得不要離我太远。”



“一切遵办，中尉。楚利拉的年紀已經不小了。那位美国导演真的要把他搬到銀幕上面去嗎？”

阿巴拿列士在牆头上彈了一彈他的烟灰。“斗牛师是楚利拉嗎？我以为是阿文图拉士。为什么他們不要阿文图拉士呢？”

“楚利拉不見得不如阿文图拉士，中尉。我还記得那一次用来欢迎佛朗哥將軍的斗牛。……”

“是的，我那次也看見过他。他現在大約快要做祖父了。”

“我听說他的头发是染的。”

中尉笑起来。“都罗士讓美国人欣賞这样一个宝貨，真是該枪斃。”

当那一批斗牛的長枪手們，貝拿多和他的同志們都在內，快要来到斗牛場的入口时，軍曹的哨子忽然响起来了。貝拿多心里想：一定是我們的事情走了风声。我們不能束手待捕，我們現在唯有逃走。……但是已經来不及了，因为他們已經被那个軍曹看見了。他把馬繮繩收得紧紧地。那匹馬昂起头来，对着軍曹那边直冲过去。軍曹連忙举起一只手来，另一只手連忙从枪袋里拔出那支手枪。

“站着不許动！”从一輛橄欖綠色的大汽車后面走出来好些警察。貝拿多騎的那匹馬忽然有些害怕起来了。

“通通下馬！”軍曹大声呼喝。“难道还要我催請嗎？”

現在逃也逃不了了，貝拿多心里想。在这种情形之下，他認為只有把那支压着他大腿的手枪，从褲袋里拔出来，对着这一批沒有人性的家伙放射，放射到沒有子彈为止。最后，他虽然还是会被他們抓起来，但是他要好好教訓他們，要把他抓起来，最低限度他們那边要付出相当的代价。他在馬鞍上昂起头来，閉紧了嘴唇，怒目看着那个軍曹。

軍曹好象背后被人刺了一刀地連忙回过头来，大声答应：“是的，中尉。”他叫一个警察站在他原来站的地方，便大踏步地对着那个中尉迎上去。

从牆头上走下来的中尉，此刻已經站在斗牛場入口的阴影里。他大声問：“发生了什么事情？”

“五个騎馬的，十二个步行人員。”軍曹这样向他报告，“我要把他們里里外外細細地搜查！”

星期天清早，約賽·楚利拉到禮拜堂祈禱，并將他最近所做的坏事在教士面前表示忏悔。人們平时是不容易在禮拜堂里面看見他的，但是每次斗牛之前，他总不会忘

記到禮拜堂來祈禱。等他回到家里，他的太太已經把他那天下午需要用的衣物攤在床上，除了帽子和那件斗牛的紅外套之外，還有那套藍得象鋼一樣的衫褲，那件鑲着銀絲闊邊的馬甲，此外還有那根卷着紅布的棍子。

楚利拉把這些衣物檢查過之後，穿起那件馬甲，站在穿衣鏡面前，把自己的面貌留心地看了一回。不錯，他是老了。他雖然除了染頭髮之外，每天晚上還得細心地抹平臉上的皺紋，但是到了明天早上，那些皺紋依舊出現在他的臉上。恐怕這一切都沒有什麼用處，更休想可以從都羅士那邊多得到一個丕塞他了。

他把一些油膏擦在他的頭髮上面，他的頭髮馬上便亮得象打磨過的黑檀木一樣。他心里想，儘管人是老了，這都沒有什麼關係，最要緊的，還是要他的本領好。外表上只要能夠對付過去，便一切都不成問題了。不錯，觀眾們是喜歡年輕的新人，但是對於舊日的寵兒，他們還是有好感的，最要緊的，就是不要使他們失望。他是會使他們失望的。……

吃中飯的時候，他的態度很從容。他拿着盛着湯的湯匙慢慢地向嘴里送。把嘴里的菜嚼得板爛。平時他是喝葡萄酒佐餐的，今天他改喝蘇打水。吃完飯，揩過身，他赤着膊走到開着的窗子面前，做了几套健身操，接下去用

橄欖油擦着兩條腿的關節。他承認他自己並沒有老。他把腿上那些結實的筋肉按摩完畢之後，走到一個壁櫥面前，把一條很纖巧的銀煉子從一個小盒子里拿了出來。銀煉子系着一個象小銀幣這樣大的、圓的墜子，這墜子是可以打開來的，里面粘着巴爾巴拉女神的神象。這是戰士們向來信奉的一位女神。她伸出一個手，表示她是具有無邊的保护法力。楚利拉每次斗牛，都把這條煉子挂在頸上。

楚利拉剛要把它挂到頸上去，它忽然從他手里滑到地上去了。楚利拉吃了一驚，連忙彎腰向地上尋找，但是，哪里找得到。……那條銀煉子不曉得到了哪里去了。後來他把它找到了，原來是他的一隻腳踩在那條煉子上面。他把它拾起來，把那個墜子吻了一吻，并暗自祈禱了一回。但是當他穿好了那套斗牛衣服，站在穿衣鏡面前時，他全身的神經還在抽動。

“該死的命運的神，給我這樣一個壞的兆頭。”話剛說出口，他趕緊又把話收回去了。心想：這條煉子從來未曾從我手里滑到地上去過，尤其在斗牛之前……從未曾有過這樣的事，偏偏今天……今天我的腳踩在它上面。這是一個不好的兆頭，聖母和所有救苦救難的神同我作証。……

他伸手向胸前摸了一摸，那个頸煉墜子在胸前挂得好好地，好象未曾有过跌下地去，被他踩在脚底下。

“瑪里亞！”楚利拉把門打开来“瑪里亞！”

他妻子走进来，看見他面无人色。

“发生了什么事情？”

“没有什么，瑪里亞。你替我把这条銀絲边縫牢一些。”他把那件馬甲遞給她之后，站在穿衣鏡面前，望了又望。

“瑪里亞！”

他妻子抬起头来看着他。

“如果……如果脚踩在頸煉墜子上面……应该怎样解释？……”

“什么，你的脚……踩在頸煉墜子上……？”

“你說吧，应该給它怎样一个解释？”

他妻子的一双手很快地做出祈禱的样子。“圣母在上，我不知道。或者是保护你一双脚的意思，或者也可能是……或者是这个意思。……”她很害怕地看着他。“一定是幸运的意思。約賽，一定是如此！”

“当然啦。”楚利拉这样随嘴答应了一声。他把馬甲穿起来之后，又把辮子盤在后面头上，然后才点着了一支烟卷。他心里想：这当然也可以是一个好的兆头。但是，

如果不是？貝拿多是不是要同我作对？但愿他不是存心要害我。

貝拿多还在馬路上勒住他那匹馬。那是都罗士馬厩里面的一匹瘦馬。馬实在等得不耐煩了，馬蹄鉄时常敲着馬路的地面。貝拿多心里想：还要我們等多久？为什么我們一句話都不說？他們根据哪一条法律搜查我們？我們不提抗議越发会引起他們的疑心。

就在这个时候，那个叫做麻怒麦尔的長枪手，对站在他面前的那个警察提出質問：“为什么你把我們耽擱在这里？今天不是楚利拉表演斗牛嗎？我們这批人員都是他的助手。快些讓我們进去吧。”

“不許說話。”

軍曹回来了。他大踏步对着这边走来。跟在他后面的，就是阿巴拿列士中尉。

“你有什么权利，把我們这一批受人尊敬的斗牛人員擱在这里，不讓我們进去？”理直气壯的長枪手大声叫起来。

“先生們，”阿巴拿列士很客气地說：“我們并不是有意要和你們为难。我們知道，你們是斗牛战士。我本人祝望你們今天得到一条好牛，用来显示你們的本領，并得到

許多向你們表示尊敬的花，和許多漂亮的婦女們對你們的喝采。再會。”

貝拿多咽下了一口吐沫。

“先生們，請不要見怪，”軍曹說話的聲勢低了許多，“就請你們進去吧。”

他們進去之後，進口的大門又關起來了。這時候阿巴拿列士對軍曹說：“你這個糊塗蟲，在這樣一次除了體育意義之外，還有政治意義的斗牛表演之前，阻撓那一批長槍手們和他們的輔助人員進入廣場，如果他們一個不高興，連他們的表演技術都受了影響，不把本事拿出來，讓人們只看見一場陰陽怪氣的斗牛把戲。……這是誰的罪過呢？”

一開始便出了這樣一個亂子，他心裡想：我要把他們安慰一番，或者送他們每人一包美國香煙和別的一些東西。斗牛戰士是應該受人尊敬的，我們不應該把他們弄得不高興。

貝拿多的同志們進了馬房之後，在一個伸進去的、黑沉沉的小房間裡面，各人都把那些在衣裳底下夾帶進去的傳單，拿了出來，把它卷成好幾卷，分別塞進褲袋裡面和掩藏在那件工作服底下。然後，做出一個往外邊呼吸

新鮮空氣的樣子，談論着今天的斗牛，對着此刻完全空着的觀眾座位那邊走去。他們總共六個人，三個人一組，分成兩個小組。在擔任偵察的兩個人的協助之下，一個人把傳單放在預先計劃好的地方。

那些騎馬和步行的斗牛戰士，忙着料理他們自己和他們的馬，誰也沒有工夫管那幾個新進來的馬夫。當這一班馬夫把傳單放进觀眾座位的空隙裏面和夾進那些支柱中間的時候，貝拿多正對那些斗牛戰士講着有趣的斗牛故事。在第一批觀眾到來之前，那幾個發放傳單的馬夫早已回到馬房裏來了。貝拿多張開着笑口迎接他們回來。任務完成了。剩下來的只有那一套斗牛的把戲。

貝拿多走到他那匹馬面前，用一條帶子把它的右眼掩蔽起來，並依照他往日的習慣，把它的兩個耳朵用一根皮帶綁了起來。馬房的板壁被隔壁牛房裏面的牛碰得響起來。貝拿多大聲說：“伙伴們，我一槍一槍地刺過去，要它在我們面前學習跳舞。”接下去他低聲對他的同志們說：“它舞完，我們就滾蛋，快快地滾蛋。”

當貝拿多和他的同志們在牛場秘密發放傳單的時候，在約賽·楚利拉斗牛師的住宅面前停着一輛沒有篷的雙馬馬車，車是黑色的，馬並不怎樣肥。那個馬夫穿着



一套磨擦得有些发亮衣裳，戴着一顶受够了压迫的草帽。他一連三次高高地揮着那条馬鞭，响了三声。

鼎鼎大名的斗牛师，挺得笔直，膀子上搭着那件斗牛外套，从住宅走出来了。好几家人家都打开了窗戶看他。在那輛馬車的周圍站着一群孩子。

“他斗牛的日子不会很長了，”一个快成年的男孩子大声說，“最近我看見过阿文图拉士。他才呱呱叫呢。”

斗牛师举起有些生硬的脚步，踏上了馬車。这輛馬車花費他五十个丕塞他，并不怎样漂亮。但是他非有一輛馬車不可。

“你慢慢地走好了，”楚利拉对馬夫說，“你对着大馬路走去。我不是从后門出入的人，我用不着在小街小巷通过。”他靠着座位背，眼望着馬路上的行人。他心里想：得把他們的头扳过来，要他們向我这边看。

“你把皮鞭揮得响响地，揮起来吧！”他这样要求他的馬夫。他們对着那条大馬路走去。因为是中午休息的时候，那些專卖奢侈物品的鋪子，还未曾开門。从那些咖啡館飄出了巧克力和高价錢的香烟的气味。一輛輛外国人坐的汽車一声不响地滑过了他那部馬車的前头。在一間电影戏院面前站着几个穿得非常漂亮的姑娘。他們一看见楚利拉，便笑起来。他向她們輕輕地招了一回手，并点

着头。姑娘們笑得更加响亮。他心里想：我不比阿文图拉士这样年輕，但是你們不應該笑我。我的本領比阿文图拉士高強。

循着到斗牛場去的那条大街，走动着流水一般的人群，他們都是去看斗牛的。一輛接一輛的汽車，掠过了楚利拉馬車的前头。“坐在那馬車上的不是楚利拉嗎？”他听見人們說。“他今天出来斗牛。他是了不起。我母亲在訂婚那一天就看見过他。”

“楚利拉！”好些人大声叫着他的名字。一个做父亲的把他的儿子推前了几步，用手杖指着斗牛师。对他的儿子說：“楚利拉！”

約賽·楚利拉偷偷地笑起来。哪个敢說他老呢？人們并没有把他忘記。

現在四面的人們都注意着他。“嘿，楚利拉……”

楚利拉手摸着那个頸煉墜子，又偷偷地笑起来。他那輛馬車此刻轉了一个弯，对着前面的斗牛場走去，快要到斗牛場的进口，便停下来了。

在斗牛場边上，一个用柳条帆布帳篷遮住太阳的酒館里面，阿巴拿列士中尉手拿着一杯威士忌，和一个紅头发的男子碰杯。

那男子用英文对他說：“你是一个好的孩子，少尉。”

“这荣誉太大了。”阿巴拿列士把学校里学来的英文單字湊成这样一句話回答。

“你把第一号的斗牛战士指給我看。我想看看他。你把他藏在哪里？”

中尉把眉头皺皺。他很不高兴地想：这个紅狐狸要使我的神經過不去。他那些美国腔的英国話，我懂的还不到一半。

他看見都罗士站在斗牛場的柵欄面前，把太阳眼鏡推到額角头上，非常发达的上身被那件黄色襯衫繃得紧紧的。“斗牛师在哪里？”他大声問。

“楚利拉？”

果然是楚利拉，并不是阿文图拉士。

“你叫他到这里来，莫礼遜先生要見他。”

都罗士向正和長枪手談話的斗牛师招了招手。楚利拉毫不着急地对着他們这边走来。

“約賽，跟我們喝杯酒吧！”都罗士說时把一杯威士忌递过去。“祝我們的美朋友健康。”

“健康！”楚利拉把那杯酒举起来，跟着便一口气把它喝下去。他把那个美国电影导演从旁边看了一回。他心里想：这是一个只曉得夸嘴的家伙，并不是大丈夫。我們

西班牙人是有另外一种气概。只看看这中尉便清楚了。

“楚利拉先生，”莫礼遜先开口。“我猜想，今天的斗牛一定很精采。你觉得怎样？”

“謝謝你。”

“我們准备拍一些电影。”电影导演繼續說。“我听說，你是一位大名鼎鼎的斗牛师，一位明星。”

楚利拉微笑起来。他暗暗地想：这一次要有好好的收場，对着牛的肩膀中間一刀刺过去。……只許成功，不許失敗。

“人們說，我的手很准。”他回答。

“好得很，楚利拉先生。我們看吧，我們等着看。”莫礼遜露出嘴里那兩排牙齒，很用力地跟斗牛师握手。

“你不久可以举行你的二十五周年斗牛紀念。”阿巴拿列士轉过头来对着楚利拉說。我做小学生的時候，已經認識你。你現在还是这样壯健，这样精神奕奕，你，大名鼎鼎的楚利拉。”

“斗牛的战士是不会老的。”他說时暗暗地想：阿文图拉士也会有老的一天。

“我最先以为你的同行阿文图拉士今天会出来斗牛。”阿巴拿列士繼續說。“莫非他是病了？”

楚利拉不回答。

“誰是阿文图拉士？”莫礼遜問。

“一个了不起的斗牛师，年輕，象彈簧这样富有彈力，有着火一般的精神，”都罗士說，“如果今天的斗牛是和平时一样，我們會請阿文图拉士出来担任。但是今天的斗牛，莫礼遜先生……你知道，是在一种复杂的条件下举行的，……这只有楚利拉才担任得起。他是一个老牌子的斗牛师。”

楚利拉的眼睛流露出得意的神气。他想：一点都不錯，我的确是个脚色，我是一个有名的斗牛师。誰懂得斗牛是怎样一回事，便不会看輕我。他又喝了一杯威士忌。

市長那个花廂对面，在一个积滿了灰尘的頂篷底下排列着的爵士乐队，現在演奏起来了。穿着制服的工友們手拿着鉄耙子，出現在斗牛圈子里面，扒平圈子里面的沙地。最后到来的观众們寻找着他們的座位。

雄赳赳的斗牛战士們現在进入斗牛圈子里面来了。这些四个人一排的，打扮得非常漂亮的战士們，在圈子里面神气十足地走了一周之后，便正式开始斗牛。

牛放进圈子里面来了。約摸有几秒鐘的光景，它站在进口那里动都不动。全身黑緞子一般的牛毛在太阳底下閃着亮光。它把头昂起来，眼睛閃了几下，便飞步揚起

一片黃塵，在四周圍塗着鮮紅顏色的板壁里面，到處亂撞起來。

這匹牛，一開始便給了楚利拉一個很深的印象。那是一匹非常碩大，非常壯健的牛，由胸部一直伸張到四條腿的肌肉非常發達。楚利拉對着一個徒步的斗牛戰士招了一招手，這個戰士有着一張咖啡色的臉皮和一個矮小的身材。

“你把它的牛性引起來吧，我的好伙伴！”楚利拉對着他大聲說。

這個矮小的戰士，手里拿着那件銀朱色的斗牛外套，毫不着急地對着那條牛走去。那條牛把後腳飛起來，踢得那些板壁連續響了好幾聲。等到那位戰士走到離它只有三步遠的時候，他才把那件紅外套對着牛舉起來。牛飛步沖過來，紅外套立即被撕破了一角，他本人跳着向旁邊一躲，便躲過去了。跟着他把紅外套在牛背上面揮了一揮，他避開牛走了幾步，又重新對着牛把紅外套揮動起來。

牛蹄在沙里扒了好幾下，牛才轉過身來。牛把頭放得低低的，斜斜地豎起那根牛尾巴，對着紅外套拼命地沖過來。牛對着人象一條直綫這樣沖過來，人一下子向左，一下子向右，象之字形這樣一步一步地向後躲避。牛現

在看见他的敌人了，牛性于是发作起来。牛头低得几乎接触到地面上的沙。牛用尽全力对着他的敌人怒冲，牛后面飞起迷雾一般的黄尘。斗牛战士向侧边一跳，又把它避开了，跟着他把红外套对着牛头扫过去，牛没命地把角撞过去三次、四次，撞到板壁上面去了。最后，斗牛战士被逼到板壁面前，已经没有回旋的余地，只好跳到板壁后面逃命。在这个千钧一发的时刻，那件红外套做了救命的牺牲品。

楚利拉目不转睛地看着那条暴怒的牛，他看见那件红外套给那两只横冲直撞的牛角撕成一堆碎片。牛的怒火还未曾熄，牛蹄在碎片上没命地践踏。

现在另外几个徒步的斗牛战士上阵了。每个人手里都拿着红外套对着那条牛挥起来。牛抬高头向四周围望着。它不知道应该首先向哪一个敌人进攻。

楚利拉心里想：这真是一个具有魔鬼一般气力的怪物。比起上一次为着纪念佛朗哥被他刺死的那一条牛，它是凶得多了。比起这一条牛，上一次那条牛简直好比是一头羔羊。也不晓得他们在它身上打了怎样黑心的针。

现在他上阵了。

观众們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牛和它的敌人身上。但是在那一层层高上去的观众座位上为什么会引起这許多騷动，似乎除了斗牛之外，还有其它一些原因。阿巴拿列士望見坐在最高那几层最便宜的座位上的人們交头接耳地談論着，有些人还做着手勢，后来他又看見他們互相傳遞着象紙头一般的東西。

阿巴拿列士眯着眼睛向四周圍的座位很用心地望了一回。当他轉过身来，向这一边那几层最高座位望过去的时候，望見那边飄着浮云一般的紙張，一块块象写字簿这样大的紙張逐漸地散开来，最后象雪花这样四方八面地落在观众們头上，有些还飄到斗牛圈子里面去。……

阿巴拿列士看見各人都很緊張地伸手去接那些紙張。內中一張一直飄到那个酒館面前，那个站在櫃台后面的男子弯过身来，把它一把抓着了。阿巴拿列士看得很清楚，当那男子把那張紙头放在鼻子面前，他是怎样地一边讀，一边竊笑。

“那是一張什么东西？”他扳着臉質問。

“中尉先生，你自己看吧。”那男子把那張紙遞到他手里去了。

阿巴拿列士走到酒館后面，才把它打开来看。看見上面写着：“对佛朗哥卖国賊展开斗争！”“对惡魔一般的



瑪德里條約提出抗議！”他當下便把它用勁地捏做一團。

他滿頭都是冷汗。這是哪里來的？

貝拿多從馬房望出去，看見他父親在沙地上一步一步地向前走去。他想：為什麼他走得這樣慢，他實在是走得太慢了。現在他站住了。那件紅外套在他手里發抖。

楚利拉老頭子手拿着那件沒有打開來的紅外套，對那條牛叫了一聲：“嗚嗚……”那條牛便象一座山一樣對着他撲過來。比起這樣龐大的黑緞子一般的牛身，楚利拉簡直是象小孩子玩的小團團一樣。牛把兩隻角對准他沖過來，同時大聲叫了一聲。楚利拉很機警地向旁邊躲開一步，隨手拿着那件紅外套對着牛角揚了一揚，他自己跟着轉了一個身之後，又把紅外套對着牛揮了一揮，牛對着他沖過來，他又很快地轉了一轉身。他第二次在沙地上打的圈子，比第一次打的更大，一下子他便轉到牛背後去了。第一個長槍手麻怒麥爾筆直地坐在馬上，等着上陣，手里拿着的那根長槍斜斜地垂下來。

牛不理睬他，還是帶着雷霆一般的聲勢，對着楚利拉沖過去。楚利拉看見牛對着自己翻白眼，他心里想：我敵它不過，它比我高強。如果我不是一腳踩中了那個頸煉墜子；我或者……

他向側邊跳了一步，跟着就是全个人在一隻腳跟上面轉了一轉。那件紅外套象火焰一般地飄起來，牛對准它撲過去，紅外套向上一揚，兩隻牛角插進沙裡去了。

楚利拉走開了几步，對着群眾們彎了一彎腰。好些人拍起掌來。

楚利拉來不及拿起紅外套刺激牛的怒火，牛氣得身體兩旁都震動着，對着長槍手的那匹馬沖過去，兩隻牛角對着馬肚皮一鑽，便鑽進去了。手裡拿着長槍的鬥牛戰士，還拉着馬繩要那匹馬轉一個彎，但是馬的兩個膝頭向前一彎，連人帶馬便在惊心动魄的慘叫聲中，倒在一邊了。槍手從馬鞍上滑下來，在沙地上打滾。這時候那兩隻牛角就在馬肚皮裡面左鉤右鉤地鉤個不清。

楚利拉暗暗地想：該死的，這簡直是一個惡魔，哪裡是牛。

馬的全個身體都在震動。馬慘叫的聲音，好像人們從生了鏽的喇叭裡吹出來的聲音一樣，一直沖到天上去。到了牛發現了新的進攻目標後，才讓馬躺在沙地上，馬還未曾斷氣。

兩個鬥牛助手走前來，對着未曾斷氣的馬刺了兩刀，它才解除了痛苦。

楚利拉把那件紅外套盡量地打開來站在那裡，等那

条牛飞雷走电一般地飞过来对着那紅外套冲鋒。牛角快要碰到紅外套，楚利拉一轉身躲开了。观众們拍起掌来。

楚利拉拿出手帕揩那一串串对着他臉上皺紋流下来的汗珠。他心里想：假如我这一次結束了这惡魔，都罗士下一次要給我五千丕塞他的报酬。假如我这一次得到胜利回去，今年这一年我不再受金錢的压迫了，永远不受金錢的压迫了。我今天發揮出来的本領，阿文图拉士是做不出来的。都罗士已經說过。

阿巴拿列士站在第一排座位面前，靠近斗牛圈的板壁。莫礼遜就站在他身边。

“这牛很漂亮。”电影导演这样下他的判断。“会不会弄死人？”

“有时会弄死人，”阿巴拿列士心不在焉地回答他，“这条牛很可能弄死人。”

“如果弄死了人，”莫礼遜請求他，“請你不要叫人拿走。这是很难得的事情，我要把它拍进电影里面去。那些死馬也請你不要叫人拿走。”

阿巴拿列士迟疑了一会才回答：“我們这里沒有这样的規矩，莫礼遜先生。你不是要把这里的实际情形拍进电影里面去嗎？”

“当然啦。”莫礼遜回答。“但是实际的情形就是死了馬和死了人。我要求当我们拍电影的时候，不要把这些实际情形掩藏起来，或者干脆把它拿走。”

“这里的观众们……”阿巴拿列士迟疑了一会，改口说：“好的艺术风尚是有它的规律。”

“美国的艺术风尚很好。”莫礼遜用保证的口气笑着说。他笑时露出了嘴里那两排雪白的牙齿。据阿巴拿列士想来，他笑得太没有理由。他还继续说：“观众们很快便会习惯美国的艺术风尚。”

“抱歉得很，莫礼遜先生。”阿巴拿列士说。

“这真是太没有道理了。我何必要你协助我呢？你的市长荐举你协助我。现在我看出来了：他荐举得很不适当。”

阿巴拿列士心里想：世界上竟有这样的蠢才；他要拍斗牛的电影，但是斗牛的规矩一点都不懂。你要什么便什么就是。我此刻有比这个要紧得多的事情要办。就在这时候，他听见了脚步声，他回过头来一看，原来就是他叫到这里来的那个军曹。

“你发现了来源没有？”

“没有，如果你许可的话……”

“我什么都不许可！”中尉尖着声音回答。“我要知

道，那些該死的傳單是從哪里來的？它不可能是從天上飄下來？”

軍曹象一根棍子一樣站在那里。“我們到處都搜查過了。一切嫌疑分子，我們也搜查過。無奈總找不出它的來源。”

“繼續去找！”

楚利拉一看見貝拿多要進入斗牛圈，便揮着紅外套，讓那條牛把注意力集中在自己身上。只一霎眼的工夫，貝拿多騎着一匹怒馬，飛也似的跳進斗牛圈里面來了。進來之後，貝拿多把馬繮繩一勒，馬使用兩個後腳站了起來，非常尖銳地長叫了一聲。

牛慢慢地回頭望了一望之後，才把它那個龐大結實的身體轉到這邊來。對正它的攻擊目標，它便沒命地沖過去。貝拿多看見牛對着自己沖來，便控制着那匹馬飛步迎上去。到快要接觸到牛角的時候，他勒着馬向側邊兜圈子，同時拿起長槍從側面對着牛刺過去。長槍剛刺進牛的身體，觀眾們拍掌的聲音便響起來，帶着歡呼的聲音響了很久。

退下來閑在那里的楚利拉，對着他兒子那邊望去。他心花怒放地想：這是怎樣一個了不起的長槍手！我老

早已經知道。为什么他离开了我？今天他的荣誉的明星，在天上放射着異样的光芒。他望見貝拿多第四次避开那条气得簡直发了狂的牛，四条腿怎样在沙地上乱奔乱撞，同时又看見貝拿多第四次举起長枪对着牛的側面刺进去。战斗帶着天风一般的速度进行着，跟着欢呼、拍掌的观众，簡直是发了狂一样。

貝拿多現在控制着那匹馬，沿着四周圍的板壁，风馳电掣地追过去。到他追到那条牛身旁，他勒着馬不动，然后連人帶馬向上一跳，从牛的这一边，跳到牛的那一边。这样跳过身体，历来的斗牛观众們还未曾看見过。

楚利拉对于那个电影导演，忽然有了好感。他看見电影导演那个血样紅的头，在电影攝影机后面，一下子涌上来，一下子又沉下去，又听见他不歇地大声說：“太好了，这样一个誰也征服不了的家伙。”

貝拿多，我的儿子，我多么幸运看到今天这个場面！……这是楚利拉这一族人的光荣，古往今来所有斗牛战士們的光荣！

貝拿多連同他那匹馬，被那条怒火冲天的牛逼到一个沒有出路的角落里面来了。要躲避无从躲避，要連人帶馬对着牛背跳过去么？但連退后几步然后向前跳过去的地方都沒有。

全場的觀眾忽然一點聲息都沒有了。人們只聽見牛腳踏地的聲音和牛鼻子呼氣的聲音。

楚利拉好像發着發燒。貝拿多，我的兒子，他心裡這樣狂叫着。現在那條牛距離人馬只有三步了。馬害怕得向後退，鏗的一聲，它碰着板壁響起來。楚利拉心裡又在狂叫：貝拿多，快逃，保存你的性命，跳到板壁後面去！

為什麼你不跳到板壁後面去？快些跳過去吧，我的兒子！

貝拿多坐在馬背上動也不動一下。

難道你天上的星光從此消沉下去么？站在板壁面前的楚利拉，已經拔腳對着貝拿多那邊跑過去。

這時候牛和馬已經碰着了。楚利拉看見那匹馬膝頭一彎，斜斜地向前面沖了下來。就在這一剎那間，他看見貝拿多伸出兩手，對着牛撲過去，雙手抓着牛角，全個人跳過牛背，到了牛的那邊去了。就在這個時候，他聽見全場觀眾狂叫起來，同時他也看見，四方八面的手帕和花，對着貝拿多象驟雨一般的落下來。他精神飽滿的站在那裡，實在是太漂亮了。

馬德里的群眾異口同聲地叫着菲立·光查禮的名字。

受了絕大感動的楚利拉，暗暗地想：這是貝拿多呵！

現在到了斗牛的第三阶段。暫時閑在那里的楚利拉，坐在柵欄后面，跟都罗士和莫礼遜說起一些斗牛故事。他很直爽地說：“最重要的一着，是要有好的長枪手。”这时候阿巴拿列士到來參加他們的談話。

“你今天找到了一個好的長枪手，”阿巴拿列士說。“這是一個什麼人，這個菲立·光查禮……我從來未曾聽見過這個名字。以後他大概會時常出來斗牛吧！”

“這要看他了。”楚利拉微笑着說。“就我來說，我很願意和他訂立固定的合約。他今天表演得太好了。光查禮，這個在斗牛的天幕上面新升起來的明星。……”

“人們不久會歡迎光查禮如同歡迎楚利拉一樣。”阿巴拿列士談得正高興，忽然看見他那個軍曹對着他這邊走來，因為他要吩咐他的軍曹一些話，所以他只好走開。但是他又舍不得走開。他心里想：這都是那些該死的傳單的罪過。如果我能夠找到一些線索就好了。

就在這個時候，楚利拉站了起來。他那張灰白的臉此刻顯出了血紅的顏色。談論起貝拿多，他覺得驕傲，他實在熬不住了。他說：“光查禮不是他的真名。他是我的兒子，也是一個楚利拉。”

阿巴拿列士一聽見他這句話，忽然聯想起那個在秘



密通緝中的楚利拉。他很用心地对楚利拉提出这样一句問話：“是你的哪一个儿子？”

“我只有一个儿子，貝拿多。”

阿巴拿列士点着头說：“恭喜你，楚利拉。”此刻他的腦筋，象閃电一般地开动起来。他繼續問：“他不是好几年前才把那條小辮子剪去？人們是这样傳說着他。后来我还听說，他忽然无影无踪地不曉得到哪里去了。”

楚利拉聳了一聳肩膀：“他現在又回来了。”

楚利拉現在对着馬房那边走去，他要当面向貝拿多祝賀。这时候阿巴拿列士把都罗士拉到一边：“这个光查亂是不是單独一个人来的？只他一个是今天到这里来的新人嗎？”

都罗士很詫異地看着他：“他帶了好几个人进来。誰能够干涉他呢？”

“曉得了，”阿巴拿列士說了这句話之后，便大声呼唤他的軍曹。

貝拿多胜利完成他的枪手任务之后，他立刻对着馬房走去，找他的同志們。他們已經站在馬房門口等着他。

“給那些馬一些东西吃，把馬鞍卸下来，讓別人把它們牽回都罗士馬房那边去好了。……”他低声对他的同志們說。“一切都非常順利地过去。現在快些离开这里！”

就在这时候，阿巴拿列士对他的軍曹說：“不許馬房里面的人們离开馬房。你要負責做到。”

“是不是因为那些傳單的緣故？”

“是的，因为那些傳單。当你象瞎子这样到处乱撞的时候，我忽然想起：光查礼和他那一班宝貨——我的意思是說那一班馬夫——立刻把他們抓起来。我們差不多完全了解那些傳單的来源了。”

現在楚利拉来到馬房面前了。但是警察們把他一把攔住：“不許进去！”

“这算是什么？”他气憤憤地問。

“我們把馬房封鎖起来：不許一个人进去，不許一个人出来。懂得嗎？”

“我要找我的儿子談話。我的儿子是斗牛長枪手。光查礼……”

“光查礼嗎？你有这样一个干淨的儿子！你走开吧！”

楚利拉心里想：我不可以和我的儿子談話嗎？他还是站着不走。他对着黑漆漆的馬房望进去，他望見他的儿子的影子。

貝拿多帮助同志們料理那些馬。忽然看見一个穿着制服的警察对着他們这边走来。他想：这不可能是来抓

我們的。他們不可能得到什麼風聲，決不可能。現在他又看見第二個警察，在第二個後面，又是第三個。這一次的事情我不是做得很妥當嗎？他這樣問自己。一切事情都做得很安全。拉蒙說的好：不要犧牲一個同志的性命，我自問沒有大意的地方，我完全沒有感情用事。……

“光查禮！”他聽見人們叫着自己的名字。這聲音象冰這樣冷，象刀鋒這樣尖。“光查禮！”

貝拿多連忙把通向外面馬路的那扇大門拉開。他此刻只有一個思想：逃，快些逃。他對同志們大聲說：“逃，快些逃！”他把那個站在他身旁的同志一推，便推出了門外。“快些逃，同志，能夠跑多快便跑多快。我們的事情洩漏了。”

一個，兩個，三個……四個……六個……他這樣數着。現在他們已經到了外面。他把那扇笨重的大門關好之後，立刻用自己的身體抵着那扇大門。

“不要站在門背後！”這時候警察們已經占領了整個馬房。“快把門打開！”

他們需要一些時間，躲藏起來。這是貝拿多此刻唯一的思想。只要有十分鐘的時間便夠了，不需要更多時間……但是十分鐘，十分鐘的時間，他們一定是需要的。

他的右手伸進褲袋裏面去了。

“不要站在門背后，光查礼，我們以法律的名义把你逮捕。”

光查礼把手枪举得高高的。三个警察对着他扑过去，一把抓着他的膀子。

子弹从貝拿多的手枪里发射出来了。貝拿多只有一个思想：爭取十分鐘的时间。

楚利拉沒有方法可以望进馬房里面去。他的視線被一批長枪手們和他們的助手以及那些警察們攔住了。偶然間他还可以望見他的儿子站在那里的姿勢。他們为什么圍住他？他干了什么事情？他正在疑惑，忽然間他好象看見一点火光，跟着又聽見一声枪响。

“他不是光查礼！”楚利拉大声叫起来。“你們不要同他为难。光查礼不是他的真名字。他是貝拿多·楚利拉，我的儿子。”但是，他叫他的，沒有人理睬他。

貝拿多繼續放枪。他的背脊上湿透了汗水，还繼續抵着那扇大門。只要十分鐘的时间，他們便可以躲藏起来了。

一顆子弹打中了他的膀子，又一顆子弹打中了他的腿。一个思想象闪电一般地在他腦子裏面閃了一閃：这是必然的結局，如果……但是，我还活着，我不是不愿意活下去。他帶着火热的情緒，很冷靜地放枪。一个警察

对着一根柱子倒下去了。好几匹马同时放声长叫起来，拴马炼条的碰击声也响成一片。

这十分钟一定要支持下去。贝拿多这样勉励着自己。他知道，他不能遵照拉蒙老头子对他的劝告：当天晚上还逃到华速茨阿那边去。他知道：这十分钟——他今生今世最后的十分钟。在他袖子里滴着一滴滴的血。他计算了一下，他还有两颗子弹。他心里想：拿这两颗子弹做最后的冲锋，足够了。

从一层层环坐着观众的斗牛场那边，传过来怒潮一般的声浪。那个爵士乐队，依照上面的吩咐，弹奏得特别起劲，为的要盖过从马房里面传过来的枪声。一颗子弹射进了贝拿多背靠着的门板，跟着又射进去一颗，贝拿多好象听见带着毒刺的苍蝇在他耳朵边飞过。他想起他们的革命领袖，拉蒙老伯伯，又想到十分钟已经过去，他们应该已经躲藏起来了。

他的整个背脊，痛得几乎不可以动弹的背脊，离开了那扇大门，他手里拿着手枪，对他的敌人猛冲过去。

在敌人的集中火力之下，他倒下去了。

楚利拉呆坐在一个木箱上面。他那张脸一点血色都没有。他的眼睛凝视着马房里面一些黑漆漆的东西。贝

拿多躺在那里。楚利拉心里想：“貝拿多不是很可以成为一个很有名的長枪手嗎？象他这样一个長枪手，要再找一个都找不到。貝拿多，我的儿子，我老早猜到。那个頸煉墜子……啊，貝拿多！”楚利拉現在站起来了。

“貝拿多，我的儿子！”

一个粗糙的手把他一把抓住，并用一种粗糙的声音对他說：“他散发傳單。”

散发傳單？楚利拉的神經抽动了一下。原来是这样一回事。他散发傳單。因为他散发这些没有什么道理的傳單，所以人們認定他是乱党，加他一个扰乱斗牛場治安的罪名。

楚利拉垂头丧气地对着斗牛圈子走回去。那条牛在里面等着他。当馬房里面枪声响起来的时候，那条牛吓得躲在一个角落头，阴阳怪气地动都不动一下。

楚利拉腦子里还轉着貝拿多的念头。貝拿多总是不安分。我應該攔阻他不跟那一批造反的家伙来往。我不應該讓他这一次做我的長枪手。

“这是你的儿子嗎？”一个衣裳穿得很簡陋的男子，攔住楚利拉很关切地問。“我是从馬房那边来的。我走到那边看得很清楚。他真勇敢，他是一个英雄。”

楚利拉沒有回答他。

“到了最后，他单独一个人抵御着那些警察。他攔住那些警察，为的要他的同志们逃到安全的地方。他是一个顶天立地的西班牙人。我要向他脱帽。”

約賽·楚利拉的腦筋好象忽然停止了作用。为的要使他的同志们逃到安全的地方？为了别人，牺牲了自己的性命！

現在他統統明白了。为的要他的同志们逃到安全的地方，所以这許久他背抵着大門，发了狂一般地放枪，躲在柱子后面放枪，手把着門閂，不讓警察出去追他那些逃命的同志。

为了别人，为的要他們逃到安全的地方。

象一条牛，一条龐大結实的牛，他这样不顧死活，为着别人奋斗。好几处地方負伤，流着鮮血，还是不肯退后一步。……

楚利拉搖搖晃晃地回到牛圈子里面去。貝拿多，你为什么做出这样的事情？看在誰的面上？你有什么用意？这实实在在是为着什么？

“我真不懂你的用意何在！

那个衣衫襤褸的男子說的什么？”

一个英雄，一个不怕死的英雄，一个呱呱叫的西班牙男子。但是为着什么来？你是斗牛圈里面的英雄。你应

該在牛面前站牢你的崗位。現在你倒在馬房地上。啊，貝拿多。

貝拿多死了之后，阿巴拿列士立即派出警察追捕那六個在逃的亂黨。現在他們回來報告：“沒有辦法，中尉先生，我們追出去太遲了，他們不曉得躲到哪里去了。”

阿巴拿列士沒有話回答。全張臉象一座倒下來房子一樣。市長先生現在正派人找他到那邊去，有話吩咐。

市長先生真的氣極了。一見面便對着他大聲呼喝起來：“因為我對你有信心，所以要你替我負責，維持斗牛場的秩序。你太令我失望了。我的命令說得清清楚楚：不許出亂子。現在出了這樣大的亂子。我的臉，我們國家的臉，被你在我們貴賓面前，在全世界面前丟光了。我明天再同你算帳。”

“一切我都做到了。……”阿巴拿列士這樣開始說。

“你什麼事情都沒有做！現在我要你最低限度保證今天的斗牛不繼續發生擾亂，保證今天的斗牛立即繼續表演下去。”

現在到了斗牛的最後一個階段。楚利拉坐在柵欄後面，按摩着自己的腳。我這一次必定要一刀刺進牛的心



臟。他的腦子里頻頻敲着這樣一個思想，巴爾巴拉在上，你保佑我這一次一刀命中吧！

貝拿多，……楚利拉眼面前冒起一點點火星，整個斗牛場象天旋地轉一般地在他眼面前搖晃起來。

忽然間他把頭昂得高高的，全身的神經也忽然緊張起來。

一個斗牛師不知道什麼是痛苦，一個斗牛師不許有倒退的念頭。他要奮鬥到底，硬碰硬。絕對沒有第二個出路，楚利拉，你要堅持下去。

他發覺他腳底下有一些東西响着。原來是一張紙頭，象寫字簿這樣大的一張紙頭。他把它拾起來看了一看。原來是肥皂的廣告。他正要把它丟在一邊，忽然看見它背面還印着字：

“賣國賊……把我們西班牙祖國出賣給美帝！”

楚利拉忽然覺得眼睛發暗。賣國賊，佛朗哥……這是那些傳單的內容。這張紙頭要了貝拿多的命。他想把它撕成粉碎，忽然又變更計劃，把它慢慢地折起來，放在衣袋裏面。貝拿多為了這些傳單，犧牲了自己的性命。他真不懂。現在他看見眼面前那些黃色的沙土被那些死傷的人馬的血，染成了紅色，他的眼睛呆住了。四個負傷的斗牛助手，呻吟着痛苦，在沙地上縮成一團，五匹死馬

連同那些被牛角鉤出来的和鉤断成一段段的腸子，橫七豎八地攤在沙地上。

“为什么不把这些死伤的人馬搬出去？”他問一个站在那里的都罗士的職員。

“美国人吩咐不要搬出去，”那男子回答，“斗牛場里面也沒有医生。”

“什么美国人吩咐？”楚利拉很冲动地說。“从什么时候起，我們要服从美国人的命令？”他說时对着市長那个花廂望上去。他看見坐在花廂里面的美国妇女們，兴高采烈地笑个不停，那些美国男子們得意洋洋地吹着唢哨。莫礼遜帶來的那个摄影师象发了狂一般地搖着那个攝影机。楚利拉回头一看，原来一个斗牛鏢枪手，被那条牛追到身边，他来不及跳过板壁，被那条牛的牛角撞中了。

楚利拉把眼皮垂了下来。他心里想：你們美国人懂得什么斗牛？我把斗牛师的本領表演給你們看，你們慢些笑吧！我把斗牛师的本領表演給你們看，好讓你們知道，做一个斗牛师是怎么样的一回事。

另外一个鏢枪手对着那条牛迎上去。从他手里甩出去、飄着彩帶的鏢枪，打中了牛的頸項，鏢枪的倒鉤在肉里面鉤得牢牢的，再也不得出来。这时牛身上已經插着八根这样装着倒鉤的鏢枪。牛痛得要命，这样硬激起来的

怒火，无可发泄。它没命地叫，它的四只脚象风车一般地跳动着，滚起迷雾一般的黄尘，沙地上被挖成不计其数的深洞。它的颈项拼命地向后面扭，企图把那一根根钩着它肉的鏢枪甩出去。在这样一个牛性发作得所向无敌的时候，楚利拉出现在它面前。

楚利拉左手拿着那根卷着一面红旗的棍子，右手拿着那把长的尖刀。他依照规矩走到市长那个花厢面前低着头说：“我把这条牛献给你和馬德里的市民。……”等他回过头来对着那条牛走去，他才想起，他忘记了郝罗士吩咐他的话，也要对美国人说：把这条牛献给美国贵宾。

那面深红色的红旗在他手里展开来了。他挥着这面红旗对着那条牛前进。牛在那里喘气；牛的兩旁，不，牛的全个身体都在发抖。这时候牛还未曾看见他。

不晓得他们在牛身上注射了怎样一些鬼针药进去？假使在我一刀刺进去之前，它已经倒地。那怎么得了。他过虑了。牛绝不会倒地。牛现在看见他手里那面红旗了。牛蹄在沙地上跳了几下，便对着那面红旗冲过来。楚利拉等它来到那面红旗面前，把红旗举得高高地，牛在红旗底下冲了过去。当牛冲过他的身旁，他的膝头被牛身上的一根鏢枪碰着了。他什么都不管，他转过身，又把那面红旗对着那条简直发了狂的牛挥起来，到了相当时

候，他高举起紅旗，牛又在紅旗底下冲过去了。現在他全身蹲在沙地上，把那面紅旗遮在自己面前。牛压低着头，挺起兩角，快要冲到紅旗面前了。在这个千鈞一发的時候，他跳起来，同时把紅旗举得高高地，牛在他脚底下冲过去了。

“好呀，好呀！”四方八面的群众，发了狂一般地叫起来。

讓你們美国人看吧！同时我也做給世界上所有的人們看。只看見血，这不算什么一回事。我要把規規矩矩的、干干淨淨的技巧做給你們看。

楚利拉站定了之后，剛把紅旗揮起来，那个直冲过来的牛无意中把他撞倒在地上。那条牛象一个热浪一般地在他身上跳过去了。吐沫直滴的牛嘴几乎碰到了他的嘴。他連忙爬了起来。他心里想：“無論如何，我要你的命。”

針藥鼓噪着牛，使牛更加激怒了，橫冲直撞地扑过来。要想一刀从牛脖子刺进去，刺中它的心臟，这真的不是一樁容易的事。

楚利拉紧閉着一个眼睛，举起那把尖刀对准那条对着自己扑过来的、全身都在震动着的牛，一刀刺进去了。

整个斗牛場的人們，都緊張得把呼吸都停止了。这一刀是不是刺中了牛的心臟？牛是不是会倒下去？会不

会再接再厉地对着那个呆站在那里，手无寸铁的楚利拉重新进攻。

牛高昂了一回头，翻了一回白眼，倒下去了。

“好极了！”莫礼遜很高兴地大叫了一声。那个垂头丧气的中尉，此刻正站在他旁边。莫礼遜拍着他的肩膀对他说：“经过这许多死伤场面之后，你要帮我的忙，来一套惊心动魄的新鲜玩意。”

他把那个兴致索然的中尉拉到一边。“如果你肯帮我的忙，我在电影上面一开首便说起你的名字，并在有世界声誉的报纸上面替你做宣传。”他还这样催促他：“你马上答应我！迟便来不及了。”

“好的，我马上照办。”

中尉心里想：美国人是得罪不起的。他们的势力太大了。我正用得着有势力的朋友。尤其是现在。

楚利拉依照历来的习惯，走到市长花廂面前，深深地鞠躬。美国人在花廂里面一边喝酒，一边笑得震天响。有些简直是喝醉了。楚利拉心里想：“我已经表演给你们看过了。难道阿文图拉士可以做得比我更好吗？你们美国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斗牛。这是我们西班牙人的绝技。现在你们知道：楚利拉这名字是有着怎么样的意义。”

四只牛蹄忽然在他身背后响起来。他来不及回头望，就被撞倒在地上。他连忙爬起来，看见一条牛已来到自己面前。他糊里糊涂地想：我不是已经把它一刀刺死了吗？为什么它又站起来呢？到他想起这是另外一条牛，同时又想起他自己手无寸铁，他不由自主地向四周围望了一望。他望见市长花廂里面的美国人正在那里嘲笑着他。那个电影摄影师象发了狂一般地拼命摇着那个摄影机。莫礼遜正在伸手拍自己的膝头，他笑得连眼泪都流出来了。

斗牛师觉得世界上一切的一切都完了，什么是荣誉，什么是勇敢，什么是斗牛的道德，这原来都是骗人的。他们坐在那里，对着他尽情嘲笑，嘲笑他赤手空拳地站在牛面前，已经到了走投无路的绝境。他手里只拿着那面红旗。现在他挥着红旗，引那条牛在红旗底下冲过去，两次，三次……五次……这样把那条牛引到柵欄面前。他向着观众大声叫：“一把刀。”

一个人把一把刀递给他。他把那把刀拿得紧紧的向地上一甩，刀壳落地了。牛挺着两只牛角，对着他冲来。那两只牛角，象刀尖这样尖锐。牛身上未曾受过伤，牛的精神，十分饱满；牛的气力，十分健旺。整个斗牛场的人们，除了高声谈笑的美人之外，都紧张得什么声息都

沒有了。不曉得怎样一来，楚利拉把那把長的尖刀对着牛脖子插进去了。他一生一世还未曾有过这样十分准确的手势。他把刀插进去之后，还拿着刀柄不放。一直等到牛喘着气倒在地上，他才把那把刀拔出来。

拍掌的声音象雷鳴一般地响起来。“太好了，太好了！”每一个人都这样大声叫起来。美国人吹着唢呐，好象这也是欢呼喝彩的一种表示。对着楚利拉站的地方倾瀉着驟雨一般的花雨。从市長包廂里面也甩下来一包美国香烟。

楚利拉非常冷靜地站在那里，他也沒有向观众們答亂。后边，在馬房里面，攤着貝拿多的尸首。

“妇女們和先生們！”現在他大声叫起来。他的头并沒有低下去。“这是死在我刀下的，最后的一条牛。”他踏前一步，把身上那件鑲着銀絲闊边的馬甲拉了下来，連同那条卷着紅旗的棍子以及那把血淋淋的刀，甩在沙地上。“甘心做美帝奴才的卖国賊，你們是西班牙人民的敌人！”

整个斗牛場象死一般的沉寂，所以他的話，人們都听得很清楚。跟着就是潮水一般的民众，对着他站的地方拥过来。激动得把他圍在中間的人們，把他高举起来了。……

“約賽·楚利拉万岁！”他听见人們这样大声叫起来。

“打倒佛朗哥！西班牙万~~多~~們高举起拳头，对着市長那个花廂示威。

軍曹的哨子吹起来了。警察們沒法驅散那一批拥护着楚利拉的民众。市長站起来吩咐阿巴拿列士：“把那个造反的家伙抓起来，这是你最后一个將功贖罪的机会！”

但是約賽·楚利拉，馬德里都城里面这个最有荣誉的斗牛师，在群众的爱护之下，已經无影无踪地走开了。警察們要抓也抓不到他了。